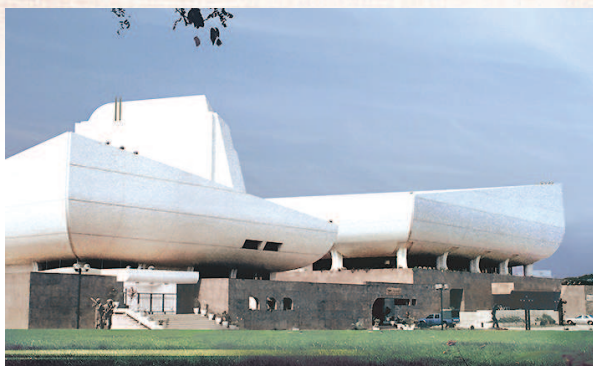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和我的祖国 百年万人

5



加纳国家剧院



南京美术馆新馆



温岭博物馆外景

程泰宁：“建筑”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

本报记者 付鑫鑫

上个月，建筑师程泰宁和学生们欢聚一堂，共同度过了自己的83周岁生日。他说，和学生们在一起，是他最开心、最放松的时光。

“学生们都成家立业了，分散在各地。但每年他们都会在教师节或我生日时来杭州看我。大家吃顿饭，聚上一聚。”程泰宁露出孩童般的纯真笑容。

程泰宁很少应酬，共享晚餐算是比较大的“娱乐”，通常

只对学生和亲朋好友开放。他惜时如金、严于律己，一年365天，只休息5天——春节3天、国庆2天。每天早上6时30分起床，9时整上班，19时下班，晚上锻炼40分钟，23时30分上床休息，“我睡眠不好。晚睡一些，凌晨不会醒得过早。”

年至耄耋的程泰宁颜值“非常能打”，乍看貌似花甲。他身体硬朗、精神矍铄。聊起一生挚爱的建筑设计事业，程

泰宁有说不完的话。

有趣的是，交谈中程泰宁会不时冒出一些南京方言、吴依软语和西南官话。很难想象，面前这位温文尔雅、和蔼可亲的建筑大家，在经历了命运多舛的前半生之后，依然保有对中国建筑事业的满腔热忱。他始终坚信，中国建筑师应以一种独特、同时也能为世界所理解的建筑作品和设计理念与国际接轨，并为世界建筑的多元化发展作出贡献。



【人物档案】

程泰宁，1935年生于江苏南京，现居浙江杭州，建筑学家、中国工程院院士，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理论与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在梁思成、杨廷宝等中国第一代建筑设计先驱之后，他从业60余年，主持设计国内外工程150余项。其中杭州黄龙饭店、杭州铁路新客站入选《中华建筑百年经典》；加纳国家剧院、马里共和国议会大厦入选国际建筑师协会（UIA）《二十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选》（全球百年千件优秀作品）。2000年，被评为中国工程设计大师；2004年，获中国建筑师最高奖“梁思成建筑奖”。

2岁西迁，“武侠小迷”闯入建筑殿堂

古都金陵有八大景观——明孝陵、明城墙与甘熙故居（也称甘家大院）。

程泰宁的母亲即出身于南京名门望族甘家，外祖父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议院参政；祖父、父亲都是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。1937年11月，国民政府迁往陪都重庆。程家随之逃难，住在重庆乡下。

“因为父亲工作变动，我从2岁到13岁跟着家人换了5个城市、5所学校，至少经历7次搬家。”在这期间，程泰宁所受的教育算不上系统。不过，他对书的喜爱与生俱来。他读过唐诗宋词、《古文观止》，也看过四大名著，但最爱的却是武侠小说。程泰宁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号“镇三山辖五岳踏浪无痕鬼见愁小诸葛程泰宁”。

读初中，程泰宁写过几千字的武侠小说准备投稿；高中时，他是《文汇报》的特约通讯员，还到圆明园路（文汇报社旧址）开过会。

“看书对我有什么影响？也许是培养我跳脱的思维吧！”程泰宁告诉记者，幼年的他，在成人眼中堪称“顽劣”。在镇江念初一时，一次课堂上，程泰宁与老师起了争执。老师一怒之下，强迫他跪在学校里人来人往的大台阶上。面对来来往往的同学老师，程泰宁一点也不羞愧，“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错”。

同时，爱读书的程泰宁对外界十分敏感。“家”住长江边，他经常坐在长廊上看江水、行船、行云，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。“我惊奇于云朵的千变万化，也在想象那些大大小小的船只从哪里来，又驶向哪里去……”程泰宁沉浸在对如梦似幻、妙趣“童”生的美好回忆中。

“我特别喜欢坐在自家厨房矮凳上，痴望着那片积满灰尘、加上漏雨而显得斑驳的墙面，从中寻找新的变化、千奇百怪的图形。这使我后来读中国画论关于用笔如‘屋漏痕’的描述以及现代艺术对模糊性的强调，变得容易理解。”他说。

程泰宁晚上睡觉，会习惯性地用手把被子的前部稍稍撑开，形成一个围合的“洞穴”。油灯昏暗的灯光渗透“洞穴”，在洞顶幻化成五彩斑斓的光晕，奇幻而瑰丽。

原以为，那些色彩斑斓的光晕、变幻万千的图形以及令人沉迷的武侠传说可以开启程泰宁的“文学梦”。谁想，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，为方便就业，程泰宁顺从了父亲意见，高考填报纺织、机械和建筑3个专业，结果以第三志愿被南京工学院（现东南大学）建筑系录取，误打误撞地闯入建筑殿堂。

大学生涯，程泰宁最难忘的是恩师杨廷宝——近现代中国建筑设计第一人。而让他感受最深的是杨先生所说“建筑设计无定式、无成法”。

有一次，杨廷宝布置作业。积极表现的程泰宁一口气画了四个不同样式的方案，满心希望得到老师好评。谁想，杨老看了第一个方案说“可以”，看了第二个也说“可以”，看完最后一个还说“可以”，并无一字表扬。沉不住气的程泰宁脸上写满了“不高兴”。

杨老看出他的情绪，耐心解释说：“这几个方案其实都能做好。做设计无定式、无成法，只要坚持做下去，总能做好。”当时的程泰宁听了杨老的一番话，不甚了了。后来，随着实践增多，他日益体会到“无定式、无成法”的深刻含义。

“现在，人们很关注建筑形式，什么‘欧陆风’‘现代风’‘新中式’。其实，脱离了时代和环境去评价一种建筑是没有意义的。项目的基地条件、功能要求、特别是建筑所处的时代、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不同，就会产生不同的建筑样式。对形式的固化理解、对某种‘程式’的跟风，正是今天‘千城一面、万楼一貌’的重要原因。”程泰宁如是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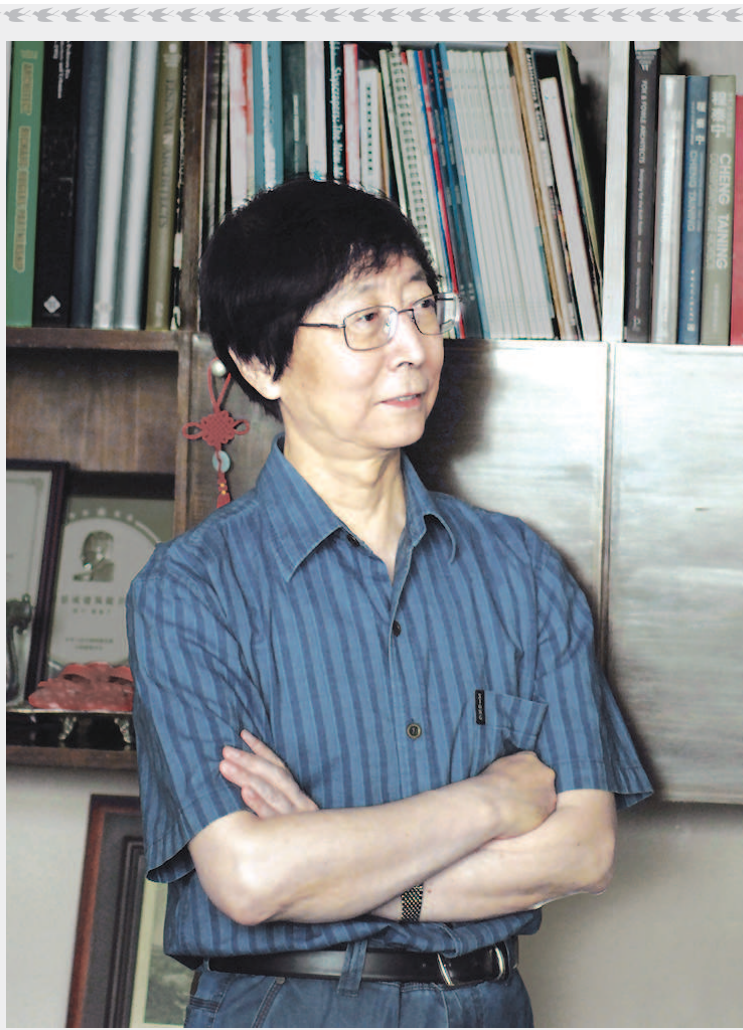
与建筑的形式美比起来，程泰宁更重视建筑的“传情”。“在四川建川博物馆·战俘馆，我想突出的是一种氛围与意境——压抑、扭曲、悲怆——这是我对战俘人群的理解。有的观众在参观战俘馆时能流泪，这是设计者与参观者产生了情感共鸣。所以，我非常希望中国建筑师能更自觉、更充分地表达意境之美。”

45岁“南下”，一心只想安静做设计

1956年，程泰宁大学毕业分到北京。1957年“反右”，他被下放到广东江门。1958年“大跃进”开始，程泰宁返回北京的建工部建筑科学研究所参加国庆十周年十大工程。从1958年到1963年，程泰宁参加了北京人民大会堂、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建筑等方案设计，还参加了国家歌剧院、国家体育场以及古巴吉隆滩胜利纪念碑等一系列国内、国际设计竞赛。

“我对建筑发自内心的喜爱，都是那几年锻炼培养起来的。不是说刚毕业就设计得有多好，而是有了做大项目的经验，内心特别自信！”眉间，仍可窥程泰宁当年的意气风发。

可惜好景不长。1964年，程泰宁被抽调到兰州参加“四清”。1966年返回北京，正值“文革”开始，程泰宁先后被下放到河南干校、山西临汾。在临汾地区设计室，程泰宁工作了11年。他一面想方设法为自己创造建筑设计机会，补上之前缺失的工程基础；一面抓紧时间看书画画，加强建筑素养。



程泰宁接受本报记者专访

程泰宁寄语：“就天地人文之际/通古今中外之变/成建筑一家之言。”（均受访者供图）

上世纪80年代，北京、天津的几家单位都来商调程泰宁，包括当时建工部的“老领导”也力邀程泰宁回京，但都被他婉拒。“我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做设计，所以到了完全陌生的杭州。”他说。

1982年，杭州第一家合资饭店黄龙饭店筹建，业主方选择了美国和香港的知名建筑师做设计，程泰宁也争取这个项目。可当时，无论是他所在的单位，还是他个人都完全不在业主方的考虑范围内。无奈之下，程泰宁表示愿意“陪太子读书”——无偿提供比选方案，供外方建筑师参考。没过多久，美国设计方因其他项目退出竞争，只剩两家设计机构PK，程泰宁由“陪读”走上平等竞赛的舞台。

黄龙饭店的方案做了整整一年，共有三轮修改，终审在北京举行，由国家旅游局主持。会场上双方介绍完毕，香港的酒店管理公司对杭州方案提出不少意见。关键时刻，主持设计人民大会堂、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张饴、张开济等人，针对港方提出的各种管理问题，做了有理有据的充分论证。最终，程泰宁的方案以全票胜出。

事后，程泰宁总结，他的设计方案之所以取胜，源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项目的复杂性，需综合考虑好功能、流线、结构、经济、管理等问题，特别是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。“这次的成功，主要是中国哲学中的整体性思维带来的重大启发。”厚积薄发，人生地不熟的程泰宁因为设计杭州黄龙饭店一战成名。2004年，黄龙饭店入选《中华建筑百年经典》；2017年，入选《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》。

67岁开始创业，不像老板的学者

1985年，程泰宁来沪出差，在报纸上看到由中国援建的加纳国家剧院正面向全国招标。第二天报名截止，程泰宁立即发电报到北京报名。

他的方案中标了，可当时程泰宁并不了解加纳，仅凭经验设计了一个中规中矩的方案。后来，因场地变换需重新做方案。他让同事奔赴加纳调研半年，带回大量舞蹈、雕塑、壁画等关于非洲文化的照片和资料。加纳民族热情开朗的性格、豪迈奔放的非洲舞以及酋长制

的传统文化，让程泰宁捕捉到设计灵感。一个全新的国家剧院建筑形象跃然而出。这个项目后来与他另一个在非洲的作品马里共和国议会大厦，共同入选国际建协（UIA）主编的《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选》。

说到这里，程泰宁起身从书柜里找出一本美国出版的少年科普读物《世界建筑图集》。16开的硬皮画册不厚，仅收入80个国家100多个建筑。翻开书，中国的布达拉宫和万里长城赫然在列。“这是朋友旅游带回来送我的”，他笑着说，“没想到加纳国家剧院也在书里。”而在当地流通的面值2万加纳塞地的纸币早已印上剧院图案，显然，这个建筑的形象已走入加纳人民心中。

1995年，对建筑设计还没“干过瘾”的程泰宁面临“退休”。尽管有各种公司机构想高薪聘请他，但他知道，这些并非自己期望的“探索建筑创作之路”。2002年，他从报纸上偶然得知，建设部即将试点改制——对以“名人（院士或大师）+设计大院”形式新创办的设计机构予以放宽审批。最终，程泰宁携手中国联合工程公司，创办中联程泰宁建筑设计有限公司（现中联筑境建筑设计公司）。

2008年，母校东南大学希望程泰宁能回宁“传道授业解惑”，他欣然接受。这期间，程泰宁陆续设计了杭州铁路新客站、浙江美术馆等不同类型的建筑设计项目。在他看来，一个好的建筑方案需处理好功能、形式、场地、技术、经济和文化等各要素之间的关系，而建筑设计就是要找到那个平衡点。

2004年，程泰宁提出“天人合一”“理象合一”“情景合一”的中观层次建筑创作理论。2010年以后，他开始思考能否从哲学美学层面出发，打通古今、融合东西，建立一种基于中国当代情境的建筑理论体系，也就是从哲学境界、美学意境、语言载体3个层面来解读建筑创作。

程泰宁反对照搬传统建筑中那些具象的形式元素来表达中国文化。他认为，这种表面化、低层次的设计反而影响建筑创新。他很赞成冯友兰先生提出的“抽象继承”，“我们要继承的不是马头墙、大屋顶，而是要继承传统文

记者手记

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

第一次与程泰宁先生见面，是在一次建筑论坛上。从礼堂末排往舞台中央远眺，他身着黑色便装，瘦小精干，神采奕奕，全无龙钟老态。交换名片之后，即作道别。

待到第二次见面采访，已是一周后。程先生第一句话竟是“我们是不是见过？”记忆惊人，可见一斑。

在公司，程泰宁被称为“老领导”“老前辈”，他基本不插手公司事务，放手给总经理打理，自己只管“画图”。在学校，学生们当面叫他“程老师”，背后叫他“老大”。除了日常学术讨论，他还惦记着这个学生有没有找朋友，那个学生最近工作顺不顺，这次怎么没带小孩到杭州玩……生活中，“老大”很新潮。他喜欢新玩意——听中外流行歌曲，用最新的iPad画图，出门买东西会用支付宝。同时，他又很“恋旧”，喜欢听古典音乐、看古典戏剧和舞蹈。

不过，在光环背后，程泰宁并非全无愧疚。最近一次遗憾是痛失“北京城市副中心大剧院”项目。在参与竞标10家世界顶级建筑设计公司中，最后只有他和一家外国公司进入决赛，但功败垂成！

所幸，程泰宁从不因“遗憾”或挫折而停下脚步。他对建筑始终痴迷如醉，“和文学作品一样，建筑设计给人以无限的遐想，创作空间非常大。待到项目建成，会听到不同评价，就像‘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’”。

“建筑设计是一个未完待续的艺术，这是最令我着迷之处。”程泰宁一语道出自己作为建筑师的快乐真谛。

